

星期文库

“苏海”之中探诗画之六

写形与写意的选择(上)

刘悦蓓

在宋朝这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毋庸置疑的巅峰时代里,苏轼是站在文人艺术思潮前沿的标志性人物。他以独有的艺术敏感性和审美前瞻性,推动、引领了文人画这一重要艺术潮流的发展方向。

24岁那年,苏轼走马上任凤翔府签书判官,开启人生首个工作履职。在凤翔的三年,是其艺术理论的发轫期,艺术观点和审美格调初成体系。工作之余,他在辖域各处寻访古迹,在前人的成就中吸收营养、获取灵感,从《凤翔八观》这组古体诗中便可知晓他当时的见地已十分深刻。其中,《王维吴道子画》是一篇水平极高的艺术比较研究,确立了后世千年文人画与职业工匠画的评判标准,时至今时依然代表着主流思想的立场。

擅长画佛教题材人物的吴道子,作为唐朝宫廷御用画师,在两京一带的寺院里留下众多壁画。苏轼在凤翔的普门寺和开元寺都找到了他的真迹。王维也是擅长壁画创作的,现藏于日本的《辋川图》,就是其绘于清源寺的壁画摹本。在开元寺的东塔里,苏轼同时发现了王维的手迹。吴道子是画工体系的顶尖人物,王维是文人画体系的开山鼻祖,二人的壁画在开元寺相会,如同田径场上的接力赛,冲刺与起步在瞬间完成了历史的交接。苏轼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一划时代的历史时刻,当然,这里也暗含了他与王维契合的身份认同。

虽然苏轼选择的是与吴道子不同的绘画之路,但他从始至终对吴道子都怀着崇敬之心。在《王维吴道子画》中,他描述所见的壁画是“道子实雄放,浩如海波翻。当其下手风雨快,笔所未到气已吞。亭亭双林间,彩晕扶桑暾。中有至人谈寂灭,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扞。蛮君鬼伯千万万,相排竞进头如鼯”。吴道子的技法可谓神神兼备、笔势入神,作品气势磅礴、场面盛大,“觉来落笔不经意,神妙独到秋毫颠”。后来在《书吴道子画后》跋文中,苏轼亦毫不吝惜赞美之词:“道子画人物,如以灯取影,逆来顺往,旁见侧出,横斜平直,各相乘除。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,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。所谓游刃余地、运斤成风,盖古今一人而已。”

虽是千般好,但苏轼还是鲜明地指出吴道子的短板——“吴生虽妙绝,犹以画工论”。他像个做人力资源的人事主管,把吴道子的工作性质核定在画工序列。吴画重形体、重技巧、重视觉冲击力,靠技法描摹物象,气韵终未跳脱匠作层面,虽然笔墨功力登峰造极,终究属于画工之流,从身份和学养的角度来看,“格”并不高。

洛伊靠着过往的商船获得巨大的利益。同时,特洛伊不单扼守着这条商业黄金通道,更是扼住了希腊人生存和发展的咽喉。

希腊人的土地岩石嶙峋,不适合耕种,于是他们和腓尼基人一样,成为海上贸易者。早在迈锡尼时代,在爱琴海、地中海东部,直至西边的西西里,希腊商人的踪迹随处可见。

希腊人的长项是商业和手工业,例如奥德修斯就是一个很好的木匠,对造船很在行,他的妻子珀涅罗珀则擅长纺织,在奥德修斯失踪的日子里,她为了躲避求婚者,白天织布晚上拆毁。但希腊人的短处也很明显,农业、矿业业则是他们的薄弱环节,他们依靠贸易来获得用于生产兵器和工具的金属材料。

贸易是希腊人的生命线,他们不能容忍特洛伊人控制这个贸易的关键位置。另外,他们早就觊觎黑海,那里既生长粮食,又出产金属和战马,这些既是生存的基本资源,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
因此,特洛伊必然毁灭,哪怕没有奥德修斯的木马计,哪怕十年战争之后再打十年。海伦的故事,只是让这场攻城略地的战争更具戏剧性罢了。

诺兰的电影《奥德赛》中,不断响起的簧管乐器声还原了古希腊“阿夫洛斯管”,这种古老的双管乐器发出的旋律不断响起,它如同一种宿命,挥之不去。特洛伊城被烈火焚毁,同样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。

被改写的海伦

岑嵘

洛伊战争里的希腊英雄)之口说,“不要让人接受帕里斯(特洛伊国王之子,趁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不在时诱拐王后海伦,引发特洛伊战争)的财产或是海伦。人人知道,连蠢人也知道,毁灭的绳索套在特洛伊人的脖子上”。也就是说,即使特洛伊人愿意交出海伦或赔偿财产,希腊人也不会撤军。所谓夺回海伦,不过是个借口。

19世纪70年代,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·谢里曼在土耳其的恰纳卡莱省发掘出传说中的特洛伊城,后续学者持续勘探考证,确认遗址存在多层古城遗存,部分地层还留有围城、焚毁的战争痕迹,这些与荷马史诗的内容相互印证。

如果你翻看世界地图,仔细观察古特洛伊城的地理位置,那么几千年前所发生的一切就很容易理解了。特洛伊位于达达尼尔海峡,处于亚欧陆路联系的中心,又扼守着爱琴海通往黑海的通道,控制欧亚通商捷径上的咽喉要道。这里贸易繁荣,交易的货物有金、银、木材、亚麻、鱼干、油料、蜂蜜等。特洛伊利用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获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,它依靠得天独厚的条件,把持着这一带的海运业和商业。

正因为控制着这条经济命脉,特

八月桂花香

杨应和

每年金秋时节,杭州遍地种植的金桂、银桂、丹桂相继盛开,米粒般大小的桂花,晕开浅浅的黄,一簇簇紧密相拥,害羞地躲在绿叶与枝丫之间。花儿藏得住娇小的身躯,却藏不住那一缕缕幽香。轻风拂过,枝头轻摇,桂花香悠远弥散,满城都浸在这独属于秋日的清甜里。

唐代诗人皮日休弯腰捡起天竺寺殿前的零落桂花,凑近鼻子轻嗅,心满意足,笃定这芬芳是月宫中的嫦娥掷到人间的。一句“至今不会天中事,应是嫦娥掷与人”,给细碎的桂花添上了浪漫的想法。

与皮日休同时代的宋之问,驻足灵隐寺前,更是发出一番奇思妙想,认为桂子是从月宫中飘落人间的,而寺庙中的香火也从人间飘到了天上,由此,天上人间得以相通。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”寥寥十字,写尽桂花独有的天香气韵。

别看桂花缠缠绵绵,细语呢喃,其实亦可酬知音,显风骨。世人皆知管鲍之交,伯牙子期,而苏轼与杨绘,也有一段以桂寄怀的君子情谊。二人同样经历宦海浮沉,饱尝贬谪的风霜。相似的际遇,相通的襟怀,让彼此的情谊愈发厚重。

“月缺霜浓细蕊干,此花元属桂堂仙。”秋霜浸染,细蕊静立。桂花不与繁花争艳,于清冷月色里兀自吐露芬芳。苏轼这首咏桂诗,从字面上称赞桂花脱俗清雅的品格,暗地里是借以赞许杨绘纵然身处逆境,依旧守一份清雅自持的君之风骨。

八月的桂花,在中国传统中秋佳节的熏染下,更添一层温柔的意蕴。皓月悬空,桂影婆娑。举头望月亦赏桂。月亮是遥寄相思的念想,桂花是落于尘世的温柔。二者相逢,便酿成了独属中秋的甜蜜。



人跟植物一样
要有夏天的茂盛
也要有冬天的荒芜

●如梦令

林帝浣 画

纺织娘

刘琪瑞

似织布机织布时发出的声音,故而得名。它们多潜伏于草丛、花木丛中,如果几个、十几个纺织娘在这片灌木丛中一起鸣叫,“轧轧轧轧”,那简直就是个小型纺织厂,纺织娘们的勤奋令人惊叹。

纺织娘是蝈科织娘属昆虫,生得比蟋蟀胖大,常见两种形态,通体翠绿或深绿的,俗称“绿娘”“翠纱娘”,被视为发育较好、鸣声清亮的优质个体;体色呈土黄或枯褐的,俗称“黄婆”“纺纱婆”,常对应衰老个体或特定色型变体。《诗经》里称“莎鸡”,《豳风·七月》云:“五月斯螽动股,六月莎鸡振羽。”蟋蟀称“促织”,是秋凉时催促人们织布缝衣,而纺织娘是真正在纺纱织布,因其叫声为“轧吱吱”“轧轧轧轧”,类